



對現有的世界體制提出質疑，對相互依賴的「進步」提出質疑，對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提出質疑，才能拯救被全球化驅逐的貧苦移民。

美洲就在那，沒因美國沉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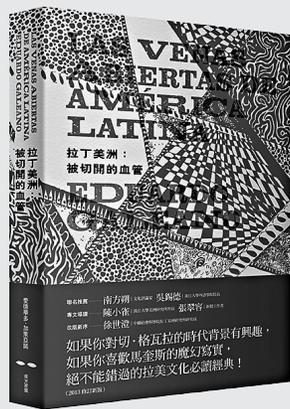
黃鳳祝

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，被譽為德國良心的作家君特·威廉·格拉斯（一九二七—二〇一五）逝世，與他同一天離去的，還有拉丁美洲的良心、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·休斯·加萊亞諾（一九四〇—二〇一五）。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》自一九七一年問世後，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。在這書，加萊亞諾以小說的方式，講述了拉丁美洲的「受難史」。

加萊亞諾的作品由無數個小人物和小故事組成。每一個小故事，都是一塊歷史的碎片。讀者可以從這些小故事中，發掘被忘卻的歷史的真實。加萊亞諾的創作是為了那些不能閱讀其作品的小人物，那些目不識丁、被遺棄在歷史的收梢處、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窮苦大眾。

「反體制的精靈」

與政治強權同行的是文化霸權。西方世界的歷史，從根本上說是一部歐洲史，也就是一部由歐洲人書寫的歷史。當我們談論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，就開始不自覺地用歐洲殖民者的視角觀看歷史。西方的歷史書，把哥倫布描繪成一個擁有浪漫情懷的航海者。美洲就在那裏，需要哥倫布去發



加萊亞諾所著的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》以小說的方式，講述了拉丁美洲的「受難史」。

（資料圖片）

現嗎？歐洲人「發現」美洲之時，也就是印第安人悲慘命運的開始，鑄就了拉丁美洲的貧困。加萊亞諾說：「對於世界來說，今天的美洲就是美國。它只是白種人的美洲，印第安人早已失去被稱為美洲人的權利，他們充其量只是美洲次大陸的二等居民。」抵制文字霸權主義的唯一方法，就是搶救記憶。加萊亞諾是一個搶救記憶的作家，他搶救了拉丁美洲被白種人「劫持」的記憶。在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》中，他向世界講述了白種人侵略拉丁美洲的故事。

加萊亞諾生來就是一個「反體制的精靈」。他在著作《鏡子——照出你看不見的世界史》中這樣寫道：「十幾歲時，他聽老師講述西班牙殖民探險者瓦斯科·努涅斯·德·巴爾沃亞的故事。巴爾沃亞登上巴拿馬的一座山峰俯視大海，被譽為第一個同時看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。加萊亞諾質問老師：『難道當時的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嗎？』因為這個問題，老師把他趕出了課堂。在學校裏，加萊亞諾第一次體驗到『被驅逐』的滋味，這使他聯想到被逐出家園的印第安人。」他嘗試用《鏡子》重構世界歷史。這種對歷史的重構，必須以體制的重建為前提。加萊亞諾把「體制」問題視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問題，

驅逐是從「體制」中衍生出來的問題。

人類的體制，歷經數千年的磨煉，早已精密自如地貫穿和把握整個人類的歷史。它用欺騙、恐嚇、利誘或威脅規範大眾，時而鬆懈、時而緊張地逼迫人們就範。殖民者最初用宗教的選民意識和神聖的救世光環，掩蓋資源掠奪的真相，通過建立殖民體系、官僚制度、種族主義和貿易戰爭來統治世界。今天則是用金融與貨幣控制、軍事干預、媒體和信息網絡的引導來規範世界。

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精神

自從殖民者抵達美洲後，在北美和拉美，被置換的不僅是宗教、語言、制度和文化，甚至也包括人的膚色。五百年來，印第安人一直不自覺地「反抗」這種驅逐土著、滅絕人性的「體制」。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古巴革命，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才意識到，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來反抗殖民主義的奴役。加萊亞諾的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》，是在切·格瓦拉走入叢林革命之後，走入文學叢林、開啓文化革命的一部「解放文學」的作品。這種救世的精神，無論是源自基督教的耶穌，還是馬克思的社會

主義精神，始終是兩希文化的傳承。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的黑人，無論是繼續接受舊體制的統治，還是嘗試建立新的體制，始終難以走出西方文化的規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印第安人的文化與黑人的文化注定要走向沒落。

一個民族如想要保存其獨特的文化，必須培育一種「反體制全球化」的精神。每個民族都具有叛逆的精神，但是因受制於西方文化不同層次的規範，在當代非主導性的文化中，缺乏「反西方體制」的民族精神作為載體。在加萊亞諾看來，印第安人是全球化進程中最早的一批失蹤者。他們的文化來不及向世界展示，就被基督教文明扼殺了。

質疑！對現有的世界體制提出質疑，對相互依賴的「進步」提出質疑，對全球化的國際分工提出質疑，才能拯救被全球化驅逐的貧苦移民。加萊亞諾畢生都在尋找造成拉丁美洲貧困的原因。他認為，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分工建立在極端不平等的理念之上：一些國家負責盈利，另一些國家承擔傷害和損失。拉丁美洲的貧困正是這種「進步」與「發展」的犧牲品。

加萊亞諾本人擁有威爾斯、熱那

亞、德意志和西班牙的血統。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，由一個殖民者的後裔來講述和傳承，也是對歷史的一種諷刺。二〇〇九年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把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》這本書送給奧巴馬。奧巴馬的翻譯對查韋斯說：「奧巴馬不懂西班牙文」。奧巴馬和他的翻譯沒有「發現」，在美國，這本書的英譯本已經印行多年。

反體制不是一種虛無主義，而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質疑。這種質疑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友情精神之上。友情不同於親情。親情是一種血緣關係，是自上而下的仁慈（*caridad*）。友愛植根於人的側隱之心，遵循橫向的非血緣關係的友愛原則（*solidaridad*），用仁道作為團結（*unidad*）的基礎：使居於社會底層的民眾，認識到自己是不公正的社會體制的最大受害者，唯有彼此團結友愛，才能抵制和挑戰不公正的體制。友愛精神就是反體制的精神。加萊亞諾的文字，不是站在資本的法權上，簡單地為人權吶喊，而是基於對拉丁美洲這片土地及其文化本源的情感：美洲就在那裏，不會也不應因為美國的存在而沉沒。

（作者是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、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）